

日丹諾夫

論哲學史諸問題及

目前哲學戰線的任務

華北新書局發行

譯

日丹諾夫
論哲學史諸問題及
目前哲學戰線的任務

譯者：立 三

出版者：華北新華書店

發行者：華北新華書店

一九四八年一月出版

編者前記

今年六月間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曾主催一盛大的哲學討論會，審查聯共黨宣傳部長亞歷山大洛夫同志所著『西歐哲學史』一書，當時，聯共黨中央各委員，斯大林同志，及全國著名哲學家百餘人濟濟一堂，曾展開熱烈爭論。六月二十日，聯共中央書記之一日丹諾夫同志作了近乎總結性的發言，全面地深刻地檢討了亞氏一書的缺點，且向蘇聯的哲學家提出了偉大的歷史性任務。這裏刊印的就是日丹諾夫同志發言的全文。

日丹諾夫同志在其發言的第一部份中，詳細批判了亞歷山大洛夫同志所著教科書的缺點，這些缺點，總起來說，就是：（一）對哲學史的研究對象沒有明確

264/08

而概括性的規定，而所給予的部份的規定也是不正確的；（二）對馬克思主義的產生過程、馬克思主義出現的歷史意義、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黨性與戰鬥性等問題，犯了原則性的錯誤、歪曲與模糊不清；（三）在哲學史的敘述上及對舊的資產階級哲學家的估計上，犯了客觀主義的錯誤，及無意識地做了資產階級哲學史家的俘虜；（四）亞歷山大洛夫同志在關於研究哲學史的目的性問題上，也忽視了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重要任務，而陷於學院派的泥塘中。

在其發言的第二部份中，日丹諾夫同志對目前的蘇聯哲學陣綫，作了嚴格的批判，指出其存在着『嚴重的病態』，即戰鬥性不足和客觀主義。他指出蘇聯反對法西斯主義大戰的勝利，乃是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意義的光榮勝利。法西斯主義的失敗，也就是唯心主義的最後破產。現在，當腐化透頂的垂死的資產階級又檢起各種形式的卑鄙污濁的唯心主義譚調，來毒化資本主義各國勞動人民而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中心，已經移到美國和英國去了的時候；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正應

該更高舉勝利的馬克思主義大旗，領導對資產階級腐化思想的鬥爭，並幫助新起的新民主主義國家以科學的社會主義來照耀他們的前途並武裝他們的思想。同時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提出了許多的新的經驗，也需要蘇聯的哲學家來總結並以之發展馬克思主義。日丹諾夫同志要求蘇聯哲學家像馬、恩、列、斯這些偉大的無產階級領袖一樣地工作，迎接這些光榮的歷史任務。

同時，日丹諾夫同志在其發言中，更提出並解決了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問題。他說這一動力就是批評與自我批評。他說：『批評與自我批評問題，對於我們哲學家不僅是一個實踐問題，而且是一個深刻的理論問題。』它是我們黨早經發現、並早經用來為社會主義服務，但是却沒有人去研究。

日丹諾夫同志向蘇聯哲學家所提出的問題，及其對亞歷山大洛夫同志『哲學史』的批判，特別是他關於批評與自我批評問題的重要論點，無疑對我們正在為中國的新民主主義勝利而進行鬥爭的實際工作者，亦有巨大的意義。

由于立三同志不可能親自校閱他的譯文，因此本書中可能有的若干字句錯誤，概由我們負責。

編者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

目 錄

編者前記

丹諾夫在討論亞歷山大洛夫所著「西歐哲學史」一書會議

上的發言

第一部份：論亞歷山大洛夫所著教科書中的缺點

第二部份：論蘇聯哲學戰線的狀況

日丹諾夫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日在討

論亞歷山大洛夫「西歐哲學史」

一書討論會上的發言



同志們！關於亞歷山大洛夫一書的討論，沒有局限於這個題目的範圍，而開展得更廣泛更深刻，提出了我國哲學戰線狀況的一般問題。這次討論變成了一種關於科學的哲學工作狀況中各種問題的全蘇聯討論會議。當然，這是完全自然而合理的。編輯哲學史教科書，編輯第一部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史教科書，是一個有重大科學意義和政治意義的任務，所以中央委員會組織這一次討論，特別注意這個問題，決不是偶然的事。

編輯一部好的哲學史教科書，這就是給我們的智識份子、我們的幹部、我們的青年一種新的強有力的思想武器，同時也就是在發展馬克思、列寧哲學的道路上前進一大步。因此在這次會議上，對於這部教科書提出了這樣高的要求，是當然的事。因此，擴大討論的範圍，也是有益處的。討論的結果，無疑地會是很巨大的，尤其是因為在討論中不僅說到了那些與估計這本教科書有關的問題，而且說到了哲學工作中許多更廣泛的問題。在我的發言中，想把這兩方面的問題都說

一說。我絕不是想來做討論的總結，因為這是這本書作者的任務。我只是發表我個人的意見。

我要預先請大家原諒，在我的發言中，將要作些引證，雖然巴斯金同志極力反對我們這樣做。當然他是哲學大海中的老航海家，可以憑眼光、憑想像，在哲學的巨洋中駛來駛去，用不着羅盤針的（笑聲）。可是，我只是一個在哲學海洋中航行的見習生，初次坐在顛簸搖擺的船上，遇到這樣大的哲學風浪，只好拿引證作羅盤針，以免迷失方向（笑聲鼓掌）。

現在說到對於這本教科書的意見。

（一）論亞歷山大洛夫所著教科書中的缺點

我想，我們對於哲學史教科書有權要求它遵守下列條件，這些條件在我看來是起碼的條件：

第一，哲學史教科書需要對於哲學史這門科學下一個確切的定義。

第二，哲學史教科書必須是合乎科學的，也就是說，要以現時所達到了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成就為基礎。

第三，哲學史的敘述，應當是創造性的，而不應當是繁瑣哲學式的，必須與現時任務直接連系，以便說明這些任務並指出哲學繼續發展的前途。

第四，引用的實際材料，應當是經過審查完全可靠和適當的。

第五，敘述的文字應當是明確易懂使人信服的。

我覺得亞歷山大洛夫的這本教科書，是沒有滿足這些要求的。

首先說到關於這門科學的定義。

威溫科同志指出過，亞歷山大洛夫同志寫的教科書，沒有給人們關於這門科學以明確的概念。雖然在書中寫了許許多多定義，可是都只有局部的意義，其中沒有一個是可以概括一切的總結定義，因為每個局部的定義，都只說明問題的某

一方面。這個批評是完全正確的。作為科學的哲學史的定義，是始終沒有闡明的。在該書第十四頁上的定義，是不完全的；在該書第二六二頁上所下的定義，作者加上了着重點，大概是作者認作基本定義的。實質上，這個定義是不正確的。作者說：

『哲學史就是人類對於周圍宇宙的知識之前進、上昇、發展的歷史。』

根據作者這個定義，那就是說，哲學史研究的對象，是與一般科學史相符合的。而哲學本身就好像是科學的科學。這種觀點，是馬克思主義老早已經駁斥了的。作者又說：

『哲學史也就是說明許多現代思想如何發生和發展的歷史。』

這也是不正確的，不確切的。因為這裡是把『現代』這一名詞當成是『科學』這一名詞的同樣意義，這當然是錯誤的。在下哲學史定義時，必須從馬、恩、列、斯所下的作為科學的哲學的定義出發。

「黑格爾哲學的這一革命的方面，是馬克思接受和發展了的。辯證唯物主義不需要人們把它叫做什麼站在其他科學之上的哲學」。以前哲學所剩下的只有『關於思維及其規律的學說！即形式邏輯和辯證法。辯證法在馬克思看來（黑格爾也是一樣），是包括現在所謂認識論的。認識論的內容，同樣應當是歷史性的，就是研究和總結認識的來源與發展，研究從不知到知的過渡』。（見列寧全集十八卷第十一頁）

因此，科學的哲學史，是科學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及其規律的胚胎，發生與發展的歷史。唯物主義既然是與唯心主義派別鬥爭中生長和發展起來的，那麼，哲學史也就是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鬥爭的歷史。

從利用現代已經達到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成就之觀點，來觀察這本書的科學性，那麼，這本教科書也是犯了許多非常嚴重的毛病。

作者把哲學史以及哲學思想和哲學體系的發展過程，描寫成爲由於數量變

遷、生長而發展的平穩進化過程，這就使人們想像，以為馬克思主義簡單是從前進步學說發展的繼承人，首先是法國唯物主義、英國政治經濟學以及黑格爾唯心主義學派發展的繼承人。

作者在四七五頁上說，『馬、恩以前的哲學理論，雖然有時也包含有偉大的發現，但總不是貫徹到底，和在一切結論上都合乎科學的。』這樣的定義，把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以前的哲學體係之不同點，看作只是在一切結論上貫徹到底的，和合乎科學的。那麼，馬克思主義以前的哲學，與馬克思主義的不同點，只在於這些哲學是不貫徹到底和不合乎科學；那麼舊哲學家只是『犯了錯誤』而已。

你們看，這就只是數量變化，這就是形而上學的想法。馬克思主義的產生，是哲學中的真正的發現，真正的革命。當然，這也與一切其他的發現、一切其他的突變、漸變的中斷、一切其他的到新形態的過渡一樣，不能不有預先的數變的

積累！在這裏就是說，不能不有馬、恩偉大發現以前的哲學發展的總結。顯然作者不懂得馬克思和恩格斯創造了新的哲學，在質量上與所有以前的，包括進步哲學體系在內的、一切哲學體系不同的哲學。關於馬克思哲學對以前哲學的態度，以及馬克思主義在哲學中所作的革命：把哲學變成科學，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特別使人奇怪的是，作者不集中注意去說明馬克思主義中與以前的哲學體系比較起來，那些是新的和革命的東西，却注意到把馬克思主義與以前的哲學發展連接起來。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就說過，他們的發現，就是舊哲學的終結。

「黑格爾體系想像它自己是一種站在其他一切科學之上的特殊科學，這就是此後的最完成的哲學形態。黑格爾哲學體系的破產，就成了整個哲學的破產。剩下來的只有辯證的思維方法，以及把整個自然世界，歷史世界和精神世界當作是永恆運動、永恆變化、經常處在發生和消滅過程中的那種了解。現在不僅在哲學面前，而且在一切科學面前都提出了一種要求，就是要去

發現每個部門中這種變革的永恆過程之規律，這也就是黑格爾哲學留給它的繼承人的遺產。」（見恩格斯「反杜林論」）顯然，作者並不了解哲學發展具體的歷史過程。

這本書最重要的缺點之一，也可說是最主要的缺點，就是忽略了以下的事實：即在歷史過程中，不僅對於某些哲學問題的觀點起了變化，而且所有哲學問題、整個哲學內容，都在經常變化着。這是與人類認識之辯證本質完全符合的，而且應當是每個真正懂得辯證法的人都明白的。

在該書第二十四頁中論到古代希臘哲學時，亞歷山大洛夫說：

『哲學之成為獨立的知識部門，發生在古代希臘奴隸社會時代。』又說：『哲學之成為知識的特殊部門，發生在紀元前六世紀時，並且有了廣泛的傳播。』

可是，我們要問：可否說古代希臘哲學是已經分化出來了的特殊知識部門